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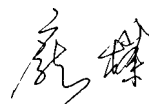
公共性的論述說理之時，以普遍與平等為念的道德要求，應該節制發自實質價值信仰的道德裁判、發自道德優越感的譴責和傲慢。前者維持了公平與平等，後者則注定會傷害公共領域的差異與共識原則。道德優越感如果進一步蔓延，僭稱自己為清流、為社會良知所在，認為自己所支持的立場站在正義的一方，他人則甘於沉淪、甘為鷹犬，自然就更有藉道德口實裹脅公共論述的危險。

另一方面，學術知識應該只是公共說理時運用的資源，而不應該(韋伯[Max Weber]會說不可能)成為社會做決定時依循的權威。知識份子追求學術獨立不遺餘力，卻往往會忘記學術還有維持中立的必要。「學術獨立」是為了保障學術領域的自主，「學術中立」則是為了保護其他領域——尤其是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共領域——的自主，不要讓學術權威干擾了其他領域的運作邏輯，尤其是公共領域中平等說理的規範。這個道理，當年韋伯曾經致意再三。不過，這種激進的多元論的意義，在一個結構性的分化還不算很深的社會、文化環境裏，可能是不容易體會的。

知識份子一本公民本分，進入公共領域發揮他們的說理本業與文化素養，為公共論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資源與說理典範，構成了公共型知識份子。如果以上的觀察不算無的放矢，那麼在漢語世界，公共型知識份子的出現和成長，就還是一個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。這個理想，由於關係到社會生活的公共化、民主化，重要性並不亞於任何體制的改革、或者是民主的鞏固。在今天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幾乎是唯一一份有心照顧整個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刊物，用以上的一點反省紀念這份刊物十年的努力，或許也有前瞻的意義吧。

錢永祥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

## 全球化與化全球



今天，科技與經濟的條件已使地球宛如一座山村了，在經濟方面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了，也就是所謂全球化了，但這便是大同世界麼？作為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，對於眼前的全球化，頭腦必須清楚，切勿自作多情。

全球化的浪潮洶湧澎湃。不光是經濟的全球化，還有政治的全球化、文化的全球化，劈頭蓋臉地到處都在化，大有挾其雷霆萬鈞吞噬一切的架勢。

到底甚麼叫做全球化？報刊上已有許多嚴謹的、周密的、學院式的定義和



解釋，回答過這個問題了；但我寧願用一個更簡單、更明快，也許是更能觸及本質的說法來表述它：全球化就是化全球。

字還是那三個字，稍一重新排列組合，問題就來了。「全球化」，正像現代化、信息化、大眾化等等詞語那樣，重在描述狀態和動態，所涉及的主體和客體，都是隱而不顯的。「化全球」便不然，它明白指明對象，因而也就引導人們去思索和尋找主語：誰在化全球？

誰在化全球？如果按文化絕對主義者的說法，答案應該是歷史的客觀趨勢或社會的發展規律。而睽諸現實，正在以自己的實力範例是非好惡去化全球的，並不是甚麼抽象的義理，而是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。一位CNN主播說得乾脆：不論是美國的職員、莫斯科的街頭行人或是東京的經理人，都受到全球化的影響，這意味着：我們在美國和為美國所做的，在全世界都有其適用性，我們(美國)的新聞就是全球的新聞。

當然光靠新聞是化不掉全球的。作為工具的，還有世界銀行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、WTO以至聯合國。

我這樣說，或許會被譏為在從事冷戰；因為我彷彿故意不談這場全球化的風暴起於經濟領域，而經濟之得以全球化又起於科學技術的進步，而科學技術的進步本是中性的，有益於全人類，無所謂是非好惡的，等等。

的確是這樣。幾千年來，人們一直在追求大同世界、理想國、桃花源、烏托邦、太陽城，翹首於聖王，醉心於道德，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。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足夠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。今天，科技與經濟的條件已使地球宛如一座山村了，在經濟方面達到牽一髮而動全身了，也就是所謂全球化了，但這便是大同世界麼？

顯然還不是。基辛格(Henry Kissinger)說：「全球化對美國是好事，對其他國家是壞事，……因為它加深了貧富之間的鴻溝。」因之，作為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，對於眼前的全球化，頭腦必須清楚，切勿自作多情。第一，我們憧憬世界大同，但決不錯把今天的全球化當做世界大同；第二，鑒於全球化的化全球性質，我們必須強調民族自覺，相信任何普適性、普遍性的東西只能存在於具體的形式之中；第三，為了對付化全球並迎接世界大同，不妨借鑒歐共體的辦法，鼓吹亞共體之類的同盟，使世界形成足以互相制約沒有絕對強者的三極局面，以保證走向真正的全球化。

我在這裏嘮叨全球化的不是，絕無提倡民族保守、容忍封建專制、安於閉塞落後的意思。只不過是由於全球化的性質與對策，無疑將是二十一世紀的頭等大事，值此《二十一世紀》十年大慶之際，正好提出來湊個熱鬧而已。至於民族保守、封建專制、閉塞落後之類，我絕不會讓它溜掉的。

龐 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研究員